

自然科学故事丛书

狗蛇恶战



ZI RAN KE XUE GU SHI CONG SHU

《自然科学故事丛书》分别收入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地理、动物、植物、科
科谜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故事 1700 多篇。内容有趣，知识丰富，语言流畅，集故
生、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于一体，读后能增长科学知识，开拓科学视野，启迪科学
慧，培养科学兴趣。因此，该丛书是自然科学爱好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的优良读物。

袁伟华◎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15

謝楚 (P12) 目錄張春生圖

狗 蛇 恶 战

(狗彪故事)

8.7421 VP 51

喜佳化 主編

袁伟华 主编

第 23

陳明方

1 × 028

\$5005 1/2"

ISBN 7-263-1624-41 · 74

延边大学出版社

(册 82-1) 元 00.8401 ; 付宝

· 自然科学故事丛书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蛇恶战/袁伟华主编. —2 版.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 12

(自然科学故事丛书; 15)

ISBN 7-5634-1654-4

I. 狗… II. 袁… III. 科学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7110 号

自然科学故事丛书

狗 蛇 恶 战

袁伟华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白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6 字数: 9152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1654-4/I·74

定价: 1048.00 元 (1-56 册)

内容简介

“自然科学故事丛书”是一套以故事形式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科普读物。该丛书分别收入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地理、动物、植物、科幻、科谜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故事 1700 多篇。这些故事，内容有趣，知识丰富，语言流畅，集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于一体，读后能增长科学知识，开拓科学视野，启迪科学智慧，培养科学兴趣。因此，该丛书是自然科学爱好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的优良读物。

大海杀人	(41)
火犬救主	(46)
义犬阿旺	(52)
军犬嗅雷	(53)
军犬敢死队	(63)
亲密伙伴	(66)
载入史册的军犬	(71)
军犬吟唱	(74)
猎犬凯特琳	(79)
爱搭火车的神犬	(85)



目 录

猎狗捉鳖	(1)
犬战群狼	(6)
狗蛇恶战	(9)
狗性	(13)
义犬奇龙	(19)
义犬复仇记	(28)
义犬黄黄	(37)
家狗	(42)
火海救人	(44)
火犬救主	(46)
义犬阿汪	(52)
军犬瞄雷	(57)
军犬敢死队	(63)
亲密伙伴	(66)
载入史册的军犬	(71)
军犬哈斯	(74)
癫犬凯特琳	(79)
爱搭火车的神犬	(85)



猛犬杀人	(88)
义犬记	(92)
鬣狗袭羊	(95)
红狼围攻水牛	(97)

目 录

(1)		登报商爵
(2)		泉籍姑夫
(3)		姑恶娘爵
(4)		封爵
(5)		武清大父
(6)		王丹夏大父
(7)		黄黄大父
(8)		晓案
(9)		人嫌爵火
(10)		主嫌大父
(11)		王回大父
(12)		雷爵大父
(13)		周天章大父
(14)		王丹密案
(15)		大军的德史人錄
(16)		漢部大父
(17)		棋林題大廳
(18)		大軒的辛火器案



猎狗捉鳖

鳖是一种爬行类动物，又叫甲鱼或团鱼，俗称王八。它形状像乌龟，背甲上有软皮。生活在江河湖泊之中，用肺呼吸。春夏之际，鳖会爬上河滩，挖坑产蛋。它肉味鲜美，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是营养补品。所以猎捉它的人很多。

在《军犬哈斯》前面，介绍过狗是可以驯养来为人类服务的。而驯狗猎鳖，这是挺新鲜的事情。下面这篇文章，就是描述猎人蒋沙发怎样驯化猎狗哈哈捉鳖的故事的。全文写得奇异生动，引人入胜。它可以带领你到淮河边上的蒋家一起分享猎狗捉鳖成功的喜悦，让你看到猎狗的机灵勤劳和忠实于主人的特点。

淮河边上的蒋庄有十户人家，此地河网密布，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蒋庄就有九户打鱼的，只有蒋沙发一人喜欢玩枪弄狗，他还异想天开，决定驯化猎狗捉鳖。

蒋沙发的那条猎狗确是条好狗，浑身乌黑，油光水



滑，眼睛亮如宝石，转动如流星。它向上蹦能抢住低飞的麻雀，跳水能追咬野鸭，至于地上的黄鼠狼、旱獭、狗獾子，只要落进它的眼，没有一样能逃掉的。它还很热情，凡是主人打招呼的客人，它都摇尾表示欢迎，所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哈哈。

一天，蒋沙发弄来三只斤把重的鳖，当着哈哈的面，放一只在地上，任其爬，然后一脚踩背，用手揪住鳖后裙，提起来，那鳖伸长颈子往后勾，想咬人的手指，但是够不着，挣扎了一会，只得垂下颈子。哈哈打着响鼻，来回转圈子，表示看得很有趣味。蒋沙发当下把手里的那只鳖宰杀红烩，把鳖头、鳖爪、鳖骨统统奖给哈哈吃，它吃得津津有味，贪婪的眼睛望着蒋沙发，那意思很明白，这四脚爬的东西味道真不错。这蒋沙发深通狗性，赶忙从竹笼子里又提出一只鳖，假装失手，鳖掉在地上就爬，他假装去追，并大声怂恿哈哈：“哈哈，快追！哈哈，快抓！”哈哈蹦跳过去，伸出右前脚踩住鳖背，伸嘴一口咬住鳖后裙，那鳖勾起长颈子想咬狗嘴，但够不着，而哈哈则特别兴奋，咬着鳖像赛马似地满场绕圈子，逗得蒋沙发一家人哈哈大笑。蒋沙发驯狗捉鳖的准备工作非常仔细，那只深一米半的陶缸早已埋在场角的泥潭里。他蹲在缸边，用口语和手势示意哈哈把鳖放进缸里。哈哈听到蒋沙发的嘘叫，站在那里愣了一会，立即领会主人的意思，跑过来把鳖放进缸里。哈哈站在缸口，盯着在缸底里团团乱转的鳖，高兴地“卡卡”地打着响鼻。蒋沙发立即拿出一条煨熟的黑鱼，丢给哈哈吃，算是对



它的奖励。

晚上，蒋沙发穿着防蛇高统靴，一手拿手电筒，一手拿鱼叉，领着哈哈去捉鳖。鳖有个习性，从暮春到深秋这段时间里，喜欢夜间上岸觅食。哈哈的嗅觉特别灵敏，它的鼻腔里有二亿二千万个嗅觉细胞，能区别二百万种不同物质不同浓度的味道，鳖的蛋白质分子已在它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墩芦苇丛边，哈哈停步，悻悻哼哼，不肯前进。“附近有鳖！”蒋沙发暗喜。他用鱼叉轻轻拨开苇秆，手电筒光扫描过去，只见一只足有两斤重的青壳鳖，静静地趴在那里，尾后有一个碗口大的泥潭，辣椒似的尾巴垂进泥潭，显然，是在产卵。蒋沙发用力在哈哈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哈哈真机灵，悄悄走过去，举起右前脚踏住鳖背，用嘴一咬，叼起了这只青壳鳖。鳖显出愤怒的样子伸长颈子，游转着尖脑袋想咬狗嘴。哈哈不知该怎么办。蒋沙发猛一跺脚：“快回去，丢进缸里！”哈哈听了撒腿就跑……

蒋沙发回家一看，见那只青壳鳖已在缸底里爬着，而哈哈不见了。他高兴得差一点掉下泪来，第二天一早，哈哈用脚扒门，“沙沙拉拉”的响。蒋沙发起床开门，哈哈冲进来，尾巴直摇，快乐地绕着主人打圈子，还跳起来咬他的衣襟。“这是喜兆”，蒋沙发连忙走到陶缸边，一看，竟有五只鳖缩在那里。怪不得一直没见到它的影踪，原来这是哈哈出征一夜的战果。蒋沙发激动得一屁股跌坐缸边，顺手把哈哈搂抱在怀里。

哈哈继续捉着鳖，不论捉多少，蒋沙发每次杀一只，



都让哈哈分享。哈哈捉鳖有了名气，但出猎中也吃过几次苦头。有一天半夜，哈哈惨叫着跑回来，还用脚踢门。蒋沙发开门一看，一只三斤重的老鳖，狠狠咬住了哈哈的耳朵，而哈哈则死咬着鳖裙。鳖很凶狠，咬住东西是死不松嘴的。此时，哈哈狼狈不堪，歪着头，龇牙咧嘴，一副可怜相。蒋沙发毕竟是猎人，经验丰富，他从自己头上扯下一根头发，刺进老鳖的鼻孔。老鳖熬不住痒，“屁”地一声松了嘴。哈哈跳起来，冲着老鳖狂叫，作出扑咬的架势，表达着它的愤怒，一家人望着它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三年之后，一件非常事件终结了哈哈的捉鳖生涯。也是一个半夜里，哈哈回来撞门，但是没有叫声。蒋沙发开门一看，吓了一个半死，一条两米半长的火赤练蛇绞着哈哈的脖子，而哈哈死咬着蛇头，四脚发抖，眼睛直泛白。蒋沙发顾不得一切，用铁钳般的手从狗嘴里揪出蛇头，一圈一圈退下来，绞、拧、捏、敲，把条七八斤重的蛇弄成了一条烂麻绳。他怕吓着家里人，把死蛇丢到外面的河里。哈哈不叫不哼，浑身筛糠似地抖，直往蒋沙发床一钻，显然，它吓昏了。

自此以后，哈哈再也不敢独自外出捉鳖了，那条绞住它脖子的火赤练蛇将使它害怕一生。蒋沙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觉得一幕令人欢欣的好戏已经结束。他摸摸哈哈的头，站起来，双手抓起陶缸，举起来，摔下去，“叭”一声响，碎成破片。然后，他找来铲子，填平了埋缸的泥潭。哈哈站在旁边，看着，然后夹紧尾巴、垂着



头，踱到屋檐下，盘着身子晒太阳。儿子惊奇地问：“哈哈今后不捉鳖了？”蒋沙发不答理。他不识字，在床头木板上划满了杠杠，一条杠就是一只鳖，加起来一算：四百二十一。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是哈哈对主人的贡献。他没有说起那火赤练蛇的事，只是说：“人会老，狗也会老的。人还得退休，狗干不动了，也得休息，哈哈为我家挣了上千元钱，从今天开始，我宣布它‘退休’！”

到今天，哈哈还活着，不过，它只是蒋沙发解闷的伴儿了。

(蔡振兴)



犬战群狼

地质队的叔叔们来到了原始森林。

他们踩着绵绵的枯树叶，穿梭在枝叶茂密的树林间。

参天大树把森林布置得黑压压的！只有抬起头来，才能望见一线蓝天！

他们走啊！走啊！

偶而有奔跑的鹿群从眼前掠过！又偶然瞧见来回踱步的野牛，眨动着似乎很深沉的眼睛！

小松鼠在松枝间跳上跳下，贪吃地啃着松果！

四周一片寂静！

静得似乎连树叶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可是，真是怪！

突然传来了一声嚎叫！

把地质队员叔叔一个个都吓呆了。

是狼还是虎？

是凶还是吉？

大家警觉地注视着四处！

果不其然，缓缓地走来了一个灰色的家伙！

一位年轻的叔叔，着急了，还没有弄清怎么一回事，



照着灰家伙就开了一枪，这枪打得不太准，只打伤了只狼崽的腿！

谁会料到，谁会料到呢！年轻的叔叔他竟无经验，眨眼之间就引来了更大的祸端！

躺在地上受了伤的小狼崽，嗷嗷尖叫着……

这尖叫声像是号令，不，是在呼救！

只有一会儿，从四面八方就拥来了狼群！

哦！真叫可怕呀！

有的狼立耳竖尾；

有的狼一蹿老高；

有的狼恼怒，急红了眼！

看来，一拥而来的狼要决心跟叔叔们拼一死活！

危难关头，叔叔们急中生智，一个个迅速地爬上了树！

狡猾的狼群，围着树团团转，看来它们不扑到人誓不罢休！

爬在树上的叔叔们，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对付狼的办法。

“快，咱们来个引狼放犬吧！”

于是叔叔一声令下，他们带来的那只警犬，便放开脚步，直奔森林之外。

去向指挥部报信！

警犬能完成任务吗？要是半途它被恶狼围困住怎么办？无论如何，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也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少个钟头，爬在树上的叔叔们又饿、又冷、又困乏，一看到围在下面的狼群，就腿软，唯一的求生信念，便是警犬你快去啊！

夜色越来越浓了。

大约是半夜时分吧！

叔叔们突然发现，森林的一边有火光！那火光虽然不大，像星星淡淡的光环，一闪一闪的！

是灯，还是火？大家辨认着。

不一会，火光又大了些，照亮了沉睡的大地，又似乎映红了天！

这时候，那穷凶极恶的狼群，终于灰溜溜地走了，逃走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谁又是点火人呢？

当叔叔们从树上下到地，瞧见了卧在他们身边的警犬，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警犬去报告了消息，指挥部派人来营救同志们，用火光吓走了狼群！

地质队员叔叔们，一个个都激动得掉下了泪，大家拥抱着那只可爱的警犬，都想吻一吻它！

是啊，没有警犬就保不住大家的性命！

多么可爱的警犬啊！

在这次的勘查工作中，它又立了一大功！



狗蛇恶战

我记事那年秋天，村里的鸡呀、鸭呀、鹅呀，常常连叫声都没听见就无影无踪了。接下来，便轮到猪呀、羊呀、狗呀。

一天天刚黑，我家的老山羊竟不翼而飞了。外公气得吹胡子瞪眼，领着我找遍了村前村后的山山岭岭，连一根羊毛都没找到。

已经是半夜了，我跟着外公沿着小河没精打采地往村里走，我们家那只板凳狗一声不响地跟在我们后面。

小河拐了个弯，向东流去。河湾里有一片荒草滩，中间，有一个隆起的土包。我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土包上，想歇歇再走。

咦，土包会动弹！用手摸摸，天哪！凉冰冰，湿漉漉，软乎乎的，我来不及细想，霍地站起，一头扑到外公怀里，指指那只土包，张着嘴，一个字也吐不出。

这时，天快明了，晨曦仿佛给苏醒的天空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淡青色的玻璃纸。我回头望望，土包不见了，齐腰深的荒草刷刷朝两边直倒，一条看不见头尾的东西开始一伸一张地蠕动起来。



“蛇，蟒蛇！”外公惊叫，顺手端起猎枪。

板凳狗像箭一样射了过去，顷刻淹没在草丛中了。荒草打着旋儿，一阵汪汪的叫声从草丛深处传来。

原来正是这条蟒蛇，在昨天傍黑时分，不声不响地将头伸进羊圈，把我家的羊咬死了。羊身体大，它吞不下，便先将羊头衔在嘴里，重重地吸口气，再慢慢地朝肚里吞，足足花了一夜工夫，才把山羊全部吞了下去。于是，它的肚子上便隆起了一个大包。它走不动了，想躺在草丛里把山羊消化掉再回到河对岸的土洞里，没想到被我一屁股坐醒，便驮着沉重的包袱，想离开这是非之地。

荒草随风起伏，低谷处，我看见板凳狗正扑上去，死死咬住那只大包。蟒蛇吃力地转过身，想用它的老手法，卷住板凳狗，勒死它。可是包袱太大，太重，以至身子很难转过来。

蟒蛇似乎深知在岸上搏斗会吃亏似的，它以最快的速度爬到了河里。

等到外公枪响时，蟒蛇已没入水中。那扇面形的弹雨，不知击中了蟒蛇的哪个部位，水面上浮起了点点血花。

蟒蛇将头露出水面，身子不停地扭动。板凳狗在岸上叫了几声，一头扎进水里。蟒蛇已游到河中间了，板凳狗穷追不舍，盯着那只大包拼命地咬，也许它知道里面包着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它想救它出来。

蟒蛇被逼急了，扬起长长的尾巴，重重地甩了板凳



狗一下，水花四溅，翻起层层白浪，板凳狗消失了。可不一会儿，它又从另一个地方冒了出来，嘴里喘着气，朝蟒蛇游过去。

太阳升起来了，像一只通红的火球漂浮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又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下垂着。霞光里，我看见蟒蛇那张大嘴，嘴里那鲜红的舌头像一根红绳在水面舞动。板凳狗咬着蛇还不松口，脑袋不停地摆。蟒蛇几次想咬它，但迫于水的阻力，无法靠近狗的身体。就在它又一次昂头的刹那间，枪声又响了，密集的弹雨罩住了水面，激起串串涟漪。

板凳狗不见了。

蟒蛇也不见了。

河水开始混浊，灰褐色的泥浆中泛起一股殷红的血花。不一会儿，蟒蛇又浮了上来，身体扭动了几下，再也不动弹了。

咕嘟嘟……一串水泡从河底升起，一只湿淋淋的黑脑袋从水中钻出来，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

啊，板凳狗！

它的头上带着缕缕鲜血，是蛇咬的还是中弹受伤了？

它歪歪斜斜地爬上岸，一下子跌倒在草丛里，再也无力站起。

村里人都来了，把蟒蛇抬上岸。那被狗撕裂开来的大包裹，滚出一团白生生的东西，是老山羊！它周身的毛已脱落，后胯已被磨烂，一双眼睛还木然地瞪得老大。

我抱起板凳狗，哽咽着：“狗要死了，要死了……”